

盧那察爾斯基著
瞿秋白譯



德訶吉·董的了放解

879.554
2113(32)
976235

复旦大学图书馆



著 基 斯 爾 察 那 盧

譯 白 秋 瞿

德 訶 吉 · 董 的 了 放 解

光 華 書 店 發 行



SJT687/2



FUDAN JFZ00000600436 复旦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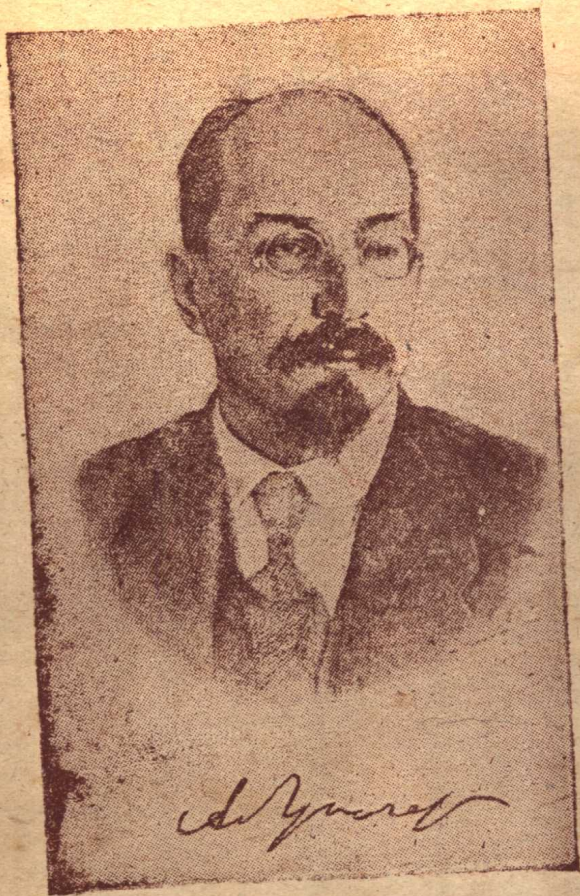
**GIEFANIAUDE
DON.KIHOT**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初版五千册

解放了的董·吉訶德

著者 盧那察爾斯基
譯者 翟秋白
出版者 生活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像基斯爾察那盧 • A

供獻給我的親愛的知己——安娜·亞列山大洛夫娜·盧那察爾斯基。

人物：

國公

公夫人

伯爵謨爾却·魏斯孔新。

簡稱

謨爾却

巴波的帕波，國公的侍醫。

簡稱

帕波

董娜·米拉貝拉，國公的姪女。

簡稱

米拉貝拉

董娜·馬理亞·斯德拉，國公的姪女。

簡稱

斯德拉

董·吉訶德，拉曼伽的，巡行的武士。

簡稱

吉訶德

山嘉·班沙，吉訶德的侍從。

簡稱

山嘉

董·巴勒塔薩，革命黨。

簡稱

巴勒塔薩

德里戈·帕支，革命黨。

簡稱

德里戈

斯德洛·魏爾米龍，革命黨。

簡稱

魏爾米龍

兵官

第一兵士，第二兵士，第三兵士，第四兵士。

國公的秘書

祭司

肥胖的黑人

金髮的侍者

黑髮的侍者

獄卒蒲巴

報信的

瓦斯珂

亞非利堅

地方：
拿火把的，拿旗的，吹喇叭的，敲鑼鼓的；公府的淑女，紳士等等。

西班牙

時候；

十七世紀末

第 一 場

青色的天空。左邊是松林，牠的黑影落在草地和小路上，右邊是往下斜的山坡，嶺面的背景是亂石嶮峻的火燒似的紅褐色的山景。

靜場。四個兵士拿着斧鉞看守着三個犯人。遠遠的坐着一個兵官。 犯人：董。

巴勒塔薩，薩拉曼伽的學生，二十六歲，瘦瘦的，很餓的樣子，穿着狹長的黑衣服，衣服弄得很纏，有幾處破綻；他的頭髮很長，很髻，筆直的披在肩膀上；臉是蒼白的美麗的：很大的兩隻眼睛，高高的額角，堅決的嘴唇。鐵匠德里戈·帕支，滯重的，陰鬱的，穿得破破爛爛的男子漢，他低着頭斜着眼睛的看着，蓬蓬鬆鬆的眉毛；他的胸膛差不多全露了出來，生着一層濃濃的毛。流浪的強盜斯德洛·魏爾米龍，穿着稀奇古怪的服裝，臉皮像紅種人似的。

• 西班牙的「董」是一種貴族的尊稱，對於女人，就稱「董娜」。這裏仿照英文的「密斯志」，用音譯的辦法，而不當做專有名詞用，下同。

兵 官 太熱了。這幾個月西班牙簡直是地獄，上帝保佑罷。

第一兵士 沒有東西喝哪，中尉老爺。

兵 官 這是要緊的……自然，我要是騎了馬去，不上一個鐘頭，就可以跑到最近的酒店，可是，有這些亂黨絆住了腳……（少停）我想出來了：我騎着馬先走一步罷。這會出什麼亂子呢？隨便他們是什麼樣的大匪徒，三個捆了起來的東西，有你們這樣四個武裝的好漢看守着，想來總是逃不掉的罷。

第一兵士 請你放心好了，中尉老爺。

兵 官 （站起來） 那麼，一會兒再見罷，弟兄們。我在路上的最近一戶酒店裏等你們。你們還可以在這裏休息這麼個把鐘頭。我吃着鷄喝着酒，和漂亮的姑娘談談心，倒還能夠忍耐的。

第一兵士 忍耐是偉大的道德呀，中尉先生。

（兵官從左邊走進後台。）

第一兵士 我們在這裏喝風罷。

第二兵士 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就是看犯人的解差。犯人過什麼樣的生活，看犯人的小兵

也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可是，犯人倒還可以自己安慰一下：他是犯了法，該受罪。解差的小兵兒可……

第三兵士 我現在真是氣得很，時時刻刻想打破這幾個壞蛋的一個腦袋。

第四兵士 和平和安靜！可憐的亂黨反正逃不了繩子。

第三兵士 也就只因爲這個原故，我才熬着哩。

第一兵士 喂，你這個流浪鬼，聽着。你這個紅皮臉。你就是那個強盜魏爾米龍？你的匪黨圍攻亞卡庫安侯爵的堡壘，給赫曼達德神聖軍打敗了，你就逃了罷。中尉給我說的。

魏爾米龍 中尉老爺是個聖人，他還通曉天文哩。中尉老爺知道的比我自己還清楚。我自己呢，照我看起來，我知道我自己不過是個普通的販馬商人。大家叫我魯德·白拉·摩臘。可是，人家要把我絞死了。有什麼辦法呢？我也不是審判錯誤的第一個犧牲。

第三兵士 但願也不是末一個。就算你不是魏爾米龍，你也一定是個壞蛋。你這傢伙自然人家不會讓你思想那麼長久，等你去猜到爲什麼鬼使神差的請你上絞架。

審判官會錯，可是，上帝的意思永遠不會錯的。沒有上帝的意思，人頭上的一根頭髮也不會掉下來的。

（兵士一個個脫了盔帽，畫十字。魏爾米龍也一樣的畫十字。）

魏爾米龍 可是我請你們相信，兵士老爺，我是個和平的老實商人。

第一兵士 老實商人！（哈哈的笑着。）你要是真是個強盜，我也許還相信你的老實，這倒是會有的事；可是，老實的商人……

（四個兵士都笑着。）

魏爾米龍 你們不要以為個個商人都該絞死罷。

第一兵士 我的意思差不多是這樣，聖母娘娘會饒恕我的。

第二兵士 倒霉的是總得有人來做買賣。

第三兵士 說得對。把個個商人都絞死，又會有別人來做買賣的。我們把毛爾人，趕掉了，難道現在『自己人』刮削小百姓比他們少些嗎？鄉下人恨死了審判官，教士，兵士……『卜朗巴！』人可以換幾個，秩序可仍舊是那個樣子；現在又說亂黨要暴動了，可是我知道這些傢伙的把戲：他們要把上司推翻

了，自己來做上司。鄉下人永久也不會好過些。隨便什麼時候，總有人來剪羊子身上的毛的。你看，牠們討厭那看羊子的狗。好罷，狼來了就更好了。小百姓苦呀。他們總在翻來倒去，像病人躺在床上似的，雖則他們也知道兩邊都是一樣睡得痛，還是要一忽兒翻過來，一忽兒翻過去。小百姓苦呀，所以到處都騷擾起來了。

第二兵士

現在的新公爺，同着他的董·謬爾却，實在太貪心，太浪費了。而且他的荒淫無道，真像卡普清地方的人說花姑娘的話一樣，叫做臭氣冲天。

第一兵士

誰好些？他的父親是個假聖人，一天到晚不離教士的，又吃齋又做苦行。這是一個是個玩相公的，是個醉鬼。可是，小百姓一樣的苦。我們兵士倒好過些。兵士會尋快樂，公爺還喜歡呢。

第三兵士

我們趕掉了市鎮聯盟的軍隊，進了瓦里亞陀林城，軍官去請示兵隊駐紮的兵營和糧餉。公爺說：『瓦里亞陀林的人以前很可疑的；要是兵士自己去想辦

• 毛爾(Maur)是一種民族。

法，我和你們大家都看着快樂。」我們就這麼自己想辦法了。我們越是醉得兇，越要嘗着了那個滋味，城裏的百姓越是來得少了。後來，女人和姑娘們也不敢躲藏，不敢抵抗了。做丈夫的，做兄弟的，做父親的，一點兒也不反對了。他們的臉，都是灰白的，走來走去，乖乖的替咱們做事，咱們個個兵士任性胡鬧，他們都得聽話。咱們可喝得紅紅的臉，吃得肚子都要脹破，嚷着，打着。咱們還要強迫這些小鬼頭說笑，唱歌，跳舞。個個兵士肚子裏都是隻野獸，自己都怕得發抖，可是，個個兵士都讓這野獸自由，讓牠去壓制別人，這才覺得甜蜜呢。這樣過了兩天兩夜的節。第三天有命令要開出去。要服從命令真有點兒困難。在空場上絞死了六十六個兵，我們這才開了出去。

魏爾米龍

第三兵士

如果人家硬派我是那個魏爾米龍，是強盜，那麼，公爺殿下就是……說出來，說出來，壞蛋！你還沒有懂得，統治的大人老爺什麼都可以幹，仍舊是合於道德法律和宗教的。他們不是搶劫，他們是打仗。他們不是殺人，他們是正法。他們不是強姦，他們是寵幸。他們不是偷，他們是沒收。他們

不是撒謊，他們是表示外交的天才。他們不是刮削，他們是收稅……是呀……沒有一個政府不是上帝派定的。

第四兵士 阿們！

巴勒塔薩 都對。可是，誰說政府是上帝派定的？

第三兵士 誰？教堂，——要是你願意知道。

巴勒塔薩 政府得着的權力和財富，教堂也有份。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假定，教堂是在撒謊呢？

第一兵士 說這樣的話——要下油鍋。

巴勒塔薩 我反正是要上絞架的了。爲什麼我還不談談哲學？

第一兵士 你是什麼人？

巴勒塔薩 我是薩拉曼伽地方的人，巴勒塔薩。哲學和神學的大學生。

第一兵士 爲着什麼，人家要把你解到公爺那裏去？

巴勒塔薩 我是暴動家。我在全國宣傳：要爲着上帝和正義暴動起來。

第二兵士 可見你只是胡說了一頓，不然，上帝不會叫你落到你的敵人手裏的。神學家

呢！滾到鬼那兒去罷。你要是個大學生，你回答我一個問題：上帝是不是萬能的？

巴勒塔薩（站起來，跪下去；第四個兵士也是這個樣子。）唔？

第四兵士 你給人問住了。如果他是萬能的，那麼，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照着他的意旨做的。政權既然在公爺手裏，那就用不着神甫來說什麼，——這政權自然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給他的：不會有什麼別的原故。

巴塔勒薩 這倒有趣。我們來開始辯論。兵士老爺，請你給我講，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犯罪的的事情？

第四兵士 假使我說——是的？

巴勒塔薩 那麼，犯罪也和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樣，也是照着上帝的意旨的。可是，誰要是照着上帝的意旨做事，那就不能說他是犯人，*schuldig*（因此）——世界上沒有犯罪這件事。

第四兵士 假使我同意——說沒有？

巴勒塔薩 假使沒有犯罪這件事，那麼，王上，審判官，劊子手，兵士，他們懲辦的是

好人。可是，懲辦好人是犯罪的；罪惡，（因此）——又有了犯罪這件事。

第四兵士 狡猾……

巴勒塔薩 有一個問題：世界一切都是好的嗎？

第四兵士 我有點兒不相信。

巴勒塔薩 那麼，上帝既然是萬能的，他大概願意世界上不好。

第四兵士 我常常想上帝也不這麼善心。

巴勒塔薩 可怕的想法呀。有這種想頭，——要下油鍋，兵士老爺。如果上帝自己不是善心的，那麼，生活就是地獄。一切生活都是糟踐人啦。

第四兵士 有點兒像，我的學生老爺——要上絞架的學生老爺。

巴勒塔薩 不對。既然要做個異端，那就不是這個樣子。假使上帝自己是惡的，那麼，我們心裏的善意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爲什麼我們大家喜歡善呢？爲什麼人人想起世界永遠是惡的就要害怕呢？爲什麼無論是誰，只要給他說，你不懂得罷了，其實世界上一切都很好，因爲偉大的溫和的天父照顧着世界呢，——他的心就要快樂得發抖呢？（巴勒塔薩跳了起來。）人的心裏從那兒來的愛呢。